

全唐文

卷之五

金
史
大

卷之五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目錄

韓愈 十三

愛直贈李君房別

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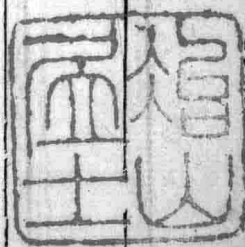
行難

對禹問

鄆人對

讀荀

讀鵠冠子



讀儀禮

讀墨子

本政

守戒

貓相乳

題李生壁

訟風伯

長安慈恩塔題名

洛北惠林寺題名

謁少室李渤題名

福先塔寺題名

嵩山天封宮題名

迓杜兼題名

華嶽題名

華嚴經

欽定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九

韓愈 十三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南陽公舉
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以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
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旣從
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旣聞

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

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
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
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
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讒於相國之座
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
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凡三
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
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
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

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巇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

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
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
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
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
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
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
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
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
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

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敖宰相又敖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行難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嘗往閒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生某任之

其死某誅之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誅也非罪歟皆曰然愈
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任
而誅之邪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與誅也何尤愈曰
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爲大夫於
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
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
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
無其人邪先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
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

之族者先生之說傳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邪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短問曰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

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鄆人對